



金 近 著

逃 学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逃学

金 近 著

蔣兆和插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7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有五個短篇，都是寫解放前的兒童在舊社會里的苦難生活。“逃學”是寫一個窮苦的孩子，奶奶給修道院洗衣服，他每天被逼着念那難懂的聖經，常被罰關夜學。他羨慕小學生們的生活，也要上學，就去求神父幫他忙，但神父還是叫他念聖經。“心願”是寫一小學徒，渴望着去升學，就趁機會拿了鋪子的銀行存款，去投考學校。但考期已過，他回到家里，母親責備他，鄰居恥笑他。又不得不賠款給鋪子，結果，書還是沒讀成。“這一天”是寫一家闊人家的少爺、小姐歡歡喜喜過兒童節。只有他家買來的小丫頭，仍舊挨打挨罵，吃不飽飯。也不知道這一天是什麼日子。“小和尚法本”是寫一個小孩子，十一、二歲便做了和尚，每天跟他師父念經、吃素，不許玩耍。後來寺院里搬來了小學校，他跟着小學生們去宣傳愛國，並且偷偷地學習。“阿花的家”：阿花七歲死了親娘，就住在外婆家，外婆也死了，父親送她給人家做童養媳，她受不了苦，逃回來，給人當使喚丫頭。最後父親給她找了個丈夫，她才算有了家。

作者文筆簡練、概括，有力地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與虛偽，在孩子們身上寄予了莫大同情與希望。

封面設計：李 痕

目 次

逃学.....	5
心愿.....	17
这一天.....	27
小和尚法本.....	35
阿花的家.....	45

目 录

第一章 绪论	1
第二章 基本理论	10
第三章 计算方法	25
第四章 应用举例	40
第五章 结论	55

逃 学

冬天的太阳光，懒洋洋地从圣美堂修道院的大院子里溜走了。代替它的，是寂寞的黄昏时候的灰暗。整个修道院更变得冷清清的缺乏了生气。院子里几株光剩了树枝的桃树，在寒风中微微地发抖。一羣找寻野食的麻雀，吱吱喳喳地叫嚷了一陣之后，也飞得一只都不见了。

鐘樓上傳來修道院里每个人都熟悉的鐘声，是放学的时候了。立刻，在楼下院子左边的一个大厅里，一班小孩子唱歌不象唱歌，念經不象念經的声音涌了起来：

爱乎瑪利亞，
滿被聖寵者，
主与尔偕焉。
女中尔为贊美，
尔胎子耶穌并為贊美。

.....

歌声是急促的，杂乱的，坐在大厅里的孩子們，不知道

这些字句的意义是什么，他們只知道：早上念一遍，就由一个嬷嬷給他們上課。傍晚念一遍，就可以挾着一本聖經回家去。当然罗，他們最高兴在傍晚时候念。

十多个孩子念完最后的一句：“阿門，”就象关在牢監里的犯人，匆忙的跨出了門檻，毫无拘束地跑着跳着回家去了。他們身上穿的都很破旧，有的穿了褪色的藍布衫，上面綴着一些顏色新鮮的补丁。有的穿了他們哥哥姊姊的旧衣服。

“余長寿又关夜学了！”

“喂，余長寿又立壁角了。”

走在最后的兩個小孩子嚷着。他們亲眼看到余長寿跨出門檻，把“阿門”喊做“要命”，而且喊得特別响，就給嬷嬷抓回去，叫他站在壁角落里了。

“他怎么又关夜学啦？”

“他又扮了滑稽呀，他喊了一声‘要命’，嬷嬷就把他关起来啦。”

“哈哈！他老不听話，嬷嬷叫我們唱‘滿被圣寵者’，他偏要唱‘棉被送錯哉’。現在……”跟余長寿同桌的李小娃，指手划脚地說。

“他婆婆是帮人家洗衣服的呀，所以他就老是这么唱，怪不得他婆婆叫他小瘋子，他婆婆还說他爷爷是个老瘋子。”

“喂！我們告訴他的婆婆去。”

于是他們一起跑到余長寿的家里去了。

余長寿的家就是圣美堂修道院的門房，是那个大廟所对面沒有窗子的一个狹小的房間。房門上了鎖，余長寿的婆婆該是送洗好的衣服去了。孩子們找不到她，就一哄而散了。

等余長寿从教室里放出来的时候，修道院走廊上的路灯已經放光了。他挾着聖經，慢慢地走进自己的家里。他婆婆蹲着身子在风爐前面煮稀飯，鍋子里发出浦浦的声音——稀飯就可以吃了。

他婆婆看到余長寿进来，很不高兴地說：

“孙儿！你放了学，又上哪儿去玩啦？”

“我沒有啊！”余長寿噘着嘴，把聖經放在桌子上，用手背对准書背重重地一扫，讓它滑到靠牆壁的桌边上。

“那末你上哪里去啦？”

余長寿不作声，他阴郁的眼睛直望着菜油灯。

“你又关夜学了？我猜得出的，你一点都不用功。”婆婆用火鉗从风爐的肚子里挾出几块燒紅的炭，丢进风爐旁的水坛子里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她拍拍身上的灰，走向余長寿身边来，“你一点也不听话，我們住在这里，要嬷嬷她們看得起才好啊。你不肯用功，她們还看得起我們嗎？”

“嬷嬷天天教我讀聖經，我不要讀，我要到蓮花街的那个小学校里去讀書。”

“又說瘋話了，你这个小瘋子。人家有錢出得起學費，你呢？你爷爷替人家記賬，光吃飯不拿錢，我洗衣服的錢也得買柴米油鹽。有地方讀書已經很好了，蓮花街的小學校又有哪樣好呢？”

“他們小學校里畫人畫馬，還上體操，”余長壽看了婆婆一眼，婆婆從掛在牆壁上的肥皂箱里端出一碗咸泡菜和一碗紅乳腐來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掀開鍋蓋。在平時，余長壽馬上拿了兩只空飯碗讓婆婆盛稀飯，今天他只顧說着話，“銅匠鋪子里的五寶也在那里讀，他家不是也很窮嗎？”

婆婆掀起鍋蓋等着：

“孫兒！拿碗來。你怎么啦？噢？孫兒！”

余長壽慢吞吞地捧着兩只飯碗走過去。“五寶不是也在那里讀嗎？”他又重說了一遍。

“人家有爸爸掙錢，你只怪你的爸爸媽媽死得太早了。”婆婆提起拿着鍋鏟的手，用手背擦了一擦眼睛。

祖孫倆吃過了這頓晚飯，余長壽想溜出修道院的大門，跟街上的小孩子去玩，卻給婆婆叫住了：

“你還要到哪里去？快進來！外邊冷冰冰的。”

“婆婆，那末明天我要到小學校里去讀書。”余長壽要求着。

“明天？明天哪里來的學費？孫兒，你要乖些，婆婆的背脊又在發酸了，快給婆婆敲背。”婆婆坐到一把矮竹椅上，

弓着背等待着。

“讓我到蓮花街那邊的小學校里去讀書，好不好？”余長壽扭動着身子，撒着嬌。

“好，你給婆婆敲背，讓婆婆明天多洗几件衣服，湊够了學費，你就可以到小學校去讀書了。”

余長壽笑了，拉開了嘴巴，露出掉了兩顆門前牙的缺口。

臨睡的時候，余長壽還不放心，他問：

“婆婆，那末明天我不到嬤嬤那里去上課了？”

“明天？明天怎么可以呢？婆婆起碼要洗几个月的衣服，才會湊得齊學費啊。”

“嗯！你騙我，我明天再也不讀聖經了，我要畫圖畫，跟五寶一樣地上體操。”

“你這個小孩子，真是一點也不聽話的，”婆婆說着，轉了一個身，看樣子象是生氣了。

不管怎樣，余長壽自己的心里已經有了個主意。他明天一定不到嬤嬤那里去上課了，他要到蓮花街的那個小學校里去，他要讀喜歡讀的書。

他夢見婆婆領着他走進蓮花街的那個小學校里。他跟五寶在同一个課堂間里，五寶教他畫聖美堂修道院的房子，教他畫嬤嬤。有一個嬤嬤跑來了，也要到這個小學校來讀書。他不答應，五寶也不答應，嬤嬤就嗚嗚地哭起來了，哭

得很伤心……

第二天，太阳却不爬起来，他也怕冷，鑽在灰色的云堆里了。余長寿也鑽在暖和的被窩里，可是婆婆不答应，婆婆煮好了早飯，就来揭他的被头了：

“孙儿！你还要睡懶被窩？快些起来！”

給婆婆一揭，被窩里的热气都跑掉了。余長寿不想再睡了，一个轉身就爬了起来，自己忙着穿衣服，婆婆在給他倒洗臉水。

“婆婆，今天要到蓮花街的那个学校里去讀書了，”余長寿端起飯碗，又說。

“你看你看，又不听話了，婆婆昨夜对你怎么說的？”

“你說洗衣服的錢給我做學費。”

“对啦！洗衣服起碼要洗几个月，才湊得够學費，今天怎么成呢？”

“我帮你洗！婆婆。”余長寿一只手死勁的拉着婆婆的袖口。

“你会洗衣服？还是把書多讀几遍吧。”

“我不要讀聖經，懂也不懂的。”

“你再等几个月，等錢够了再說。今天你还得去讀你的聖經。”

“我不讀，嬤嬤要罵我的，要关我夜學的。”



“你肯听话，他还会关你吗？”

“我要嬷嬷教我画图画，我就去读。”

“嬷嬷叫你读圣经，你就读圣经。快去上课吧，我要出去打扫嬷嬷的房间了。”婆婆出了房间，就走向嬷嬷她们住的楼上去。那楼梯脚根有一道木栅门，上面挂着一块“俗人免进”的牌子。婆婆有一个钥匙，可以开那扇木栅门上的锁。

余长寿坐在矮竹椅上想：圣经无论如何不读了。他要想出一个办法来，到莲花街的那个小学校里去读书。婆婆付不出学费，嬷嬷又不肯教图画，那末找谁帮忙呢？他想起修道院的女院长，不行，女院长她是个没有笑容的老姑娘，走路抬起了眼睛，人也不看的。那个王神父好不好？噢！王神父很好，那天还到他们家里来坐过的，抚摸着他的头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敬重天主，天主会保佑你的。小弟弟，知道吗？”婆婆说，王神父是专门做好事的，有人请他帮忙，他都答应。

余长寿立刻站了起来，关上房门，走出圣美堂修道院，到使馆巷去了。他走进一个绿油油的墙门，小拳头蓬蓬地敲门。

“哪一个？”

“我！”

门呀的一声打开来，看门的老许是认得余长寿的。他说：

“你婆婆今天没有来啊。”

“不是的，我要看王神父。”余长寿抬头望着老许的脸。

“有什么事嗎？”

“他那天到我們家里來，叫我有空來看他，我就來看他啦。”

“好，那末你跟我來。”老許關上大門，領着余長壽走過一個院子。院子里的几株樹也是光禿禿的，只有靠牆腳根種的一排冬青還穿着深綠色的衣服。

這小洋房三面有玻璃窗，挂着綠色的窗簾。只有兩層，沒有另外一幢三層樓的大洋房那麼高大，不過樣子比大洋房漂亮。

“王神父，”余長壽看到王神父穿着一件黑袍子，坐在寫字桌前面看書。

“哦，過來，”王神父脫下銀邊眼鏡，烏黑的大眼睛更加變大了。

余長壽很胆怯地一步一步移過去。

“小弟弟，你來看我，很好。有什麼事？”王神父稍為帶了一點笑容。

余長壽站在王神父的面前，眼珠骨溜溜地打轉，好久才說出來：

“我要請王神父幫我的忙。”

“好啊，你叫什麼名字呢？”

“叫余長壽。”

“今年幾歲啦？”

“九岁。”

“唔，”王神父点了点头，“住在哪里？”

“那天你到我們的家里来过的。我和婆婆是住在圣美堂大門边的一个房間里，我的婆婆就是余婆婆。”

“哦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說要我帮忙，是帮些什么忙？”

“我不要在嬷嬷那里讀聖經，我要到蓮花街的那个小学校里去讀書。”

“喔，为了这件事，”王神父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余長寿，象要給余長寿做一套新衣服。

余長寿却怕难为情地抬起头，就看到挂在牆壁上的裝在大鏡框里的圣母象。靠左边还挂着一幅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象。耶穌赤着膊，只穿了一条短褲，攤开了兩只手，垂着头，样子很可憐。右边挂着的一幅是耶穌穿了一件長袍，在看守一羣綿羊。余長寿正在数着那里面的綿羊有几只，王神父就叫他了：

“小弟弟，你相信天主嗎？”

“相信的，”余長寿很正經地点点头。

“你知道天主住在哪里？”

“嬷嬷說，住在天上。”

“哎，对啦。因为世界上只有天是最高的，只有主人是最有地位的，所以就叫天主。”

王神父停住了嘴，余長寿很小心地瞧着王神父。

靜默了一会，王神父又开口了，

“我再問你，天主是誰？”

“天主是嬤嬤的爷爷。”

“胡說！誰教你的？”

“李小娃教我的，他說嬤嬤和天主是一家人。”

“你錯了，天主是造天地，造人，造万物的真主宰。你懂嗎？”

余長寿用搖頭来回答。

“你不懂，就要記住。我还要問你，天主創造了这个世界以后，他管事不管事的？”

“他不管事的。”

“你又錯了。天主一直在管着我們这个世界，保护我們这个世界。”

余長寿这一回沒有搖頭，也沒有點頭。他覺得这个道理不通，霎霎眼睛想了一想，就毫無顧忌地說：

“那末日本兵打我們中国，天主怎么不管的呢？”

“这是灾难呀，”王神父帶着厌恶的神气，皺了一下眉头。“世界上的大灾难，是沒法避免的，这个你不懂。你会懂嗎？”

余長寿又是搖搖頭。

“所以說，你要好好地研究天主的道理，不要怕难。你讀通了聖經，这些道理就都会明白。”

“王神父，我不要讀聖經，”余長寿把头搖得更快。“聖經我讀不來，我要讀五寶讀的書，五寶會畫圖畫，我也要畫圖畫。”

“畫圖畫有什麼好呢？你还是跟着嬷嬷讀聖經好。”

“王神父，我真的不要讀聖經了。王神父，你幫幫我，我要到蓮花街的那個小學校里去讀書。”余長寿扁着嘴幾乎要哭出來了。他把王神父看作他的最後一個希望，現在這個希望落空了。

王神父站了起來，伸出手摸摸余長寿的頭頂：

“你还是回去吧，再到嬷嬷那里去讀聖經。噯？快別胡思亂想。”

王神父不等余長寿開步，就扶着余長寿的肩膀連擁帶拖的陪到門口，讓余長寿走出去，點了一點頭，就把一扇花玻璃門不輕不重的推上了。

余長寿沒有馬上走開去，他象一座雕象似的站在門外面，他沒有哭。